

麵包及

其

他

哥
室
著

麵包
及
其他

哥
空
著

海陝殖民地政府註冊

版權所有

版初四月四年三一九一

册1-1000由

著者

哥

空

發行者

陳

守

常

排印者

四寶文印務公司

發行所

新嘉坡吧味士實得力街十四號

麵包及其他

哥空著

每册定價三角

序

『革命經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這是郭沫若先生出版『我的幼年』的題句。

固然，祇能弄弄筆頭的文人，在某種情形之下，爲了解決吃飯的問題，不能不埋頭寫作，將嘔出來的心血，化成白米，去充實饑餓的餓肚。但在窮的情形之下，即不必純爲吃飯問題，也常常會去寫作。這是因爲窮了的人，主觀上會增加其感慨；客觀上會增加其對於現實社會的認識。由主觀的感慨，助以客觀的認識；循此而發展，便是創作慾的完成。所以以文章換飯吃，是其因而不是其果了。

一個人有了創作慾，會促成他的創作；有了創作，便會促成他的發表

慾。這正如潑婦的會到罵街同個情形。不過在一般文人，對於的創作慾的處理，會加以文學的渲染，發爲詩歌小說；再加以報章雜誌的傳遞，得以完成其發表慾。不若潑婦的缺乏文學技巧，不能不得其感慨與認識，而只好出而罵街吧了。但罵街的潑婦，在罵街的時候，也正是完成他的創作慾和發表慾哩！所不同的，僅是一個經過了文學的渲染，一個則否。

哥空先生近出版「麵包及其他」彙集其平日在各報章雜誌所發表的小說，刊印成冊，於一月前即曾囑我代爲作序。但因人事的蹉跎，終致遲遲握管。等到現在握管時，又不知道說些什麼好？最初是想介紹些本書的內容；但本書的內容經已畢在，用不着我介紹；繼欲對本書下些評斷，再想的結果，那也覺得無須。「事實勝於雄辯」，橫豎在閱者看完之後便能分曉。況「文藝是生活的反映」，不論怎樣？畢竟是作者的心聲，也覺得不用旁人添上贅詞。至於『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我更不想。無已，便說一些

創作慾與發表慾的閒話，雖是搪塞的功夫，但還覺得有說明的意義。哥空先生的出版這本「麵包及其他」，固不必即斷為創作慾與發表慾發展的結晶；但至少不是全為解決吃飯問題，似乎可信。我們看看在這一本中所彙集的各篇，俱以窮人生活為背景，益足以證明。

末了我特摘綠王弇州先生的錦歌：「不必名山藏，不必千金懸；歸去來，一杯美酒抽一編，讀罷一枕床頭眠。天公未喚債未滿，白吟白寫終殘年」。——自然，哥空先生是個年富力強，正是大有作為的作家，並不是『殘年』，——我敬藉王先生數句錦歌，移作本書之讚，同時並為本書作者作一勉勵。希望哥空先生繼續努力，在生活潦倒的年頭，憑着主觀的感慨，和客觀的認識，去揭穿社會的不平，來完成更偉大的作品，我是這樣深切的企望。

胡浪漫 民國廿三年四月二日。

目 次

序	胡
新生	浪
保安隊	漫
墜落了	一
慘劇	一七
新年底前夜	二八
聯歡會	三二
如此人間	四五
鞋	五一
小英	五六
窮人底命運	六五
	六八

麵包及其他

死刑	七八
麵包	八四
亞星的話	九四
逃	九八
大開園之夜	一〇四
大零之死	一二三

新 生

一

裝滿着香水，潤顏膏，香粉，光髮油……一切化妝品齊備的裝鏡檯邊坐着趙大爺的三太太塗粉點胭脂的忙裝飾着。

趙大爺倒在沙發上吸着雪茄煙，兩隻溜溜的眼睛視線集中在三太太的身上，好像玩寶貝一般聚精會神。

三太太自然會給趙大爺寵愛的，她是一位年華雙十的時髦姑娘，上海X大學一朵萬人垂涎底交際之花，趙大爺是年紀半百的老頭兒，能夠在萬人爭執中奪得她來，當然愛若掌上之珠的。

「美麗得很了！我的人兒……」趙大爺玩得入神了，不禁地輕聲一贊。

「……………」三太太沒有說話，僅轉回臉兒，露着媚態，微笑地將兩隻迷人的眼睛深深地在趙大爺臉上一射，形成四眼交鋒一會。

趙大爺的靈魂被三太太迷人的笑吸收住了，他像饑餓的虎狼般一直馳到她的身旁去。

「你不要嘈鬧我吧！時候是不早了，五點鐘入席我是不能遲到的，在前次的宴會，我因遲到了一刻，給姑母罵了不少話，走開些吧！讓我塗些香水……………」三太太把放在她肩上趙大爺的手推開，很撒嬌地尖一吓嘴。

「喝畢了酒就要回來，不要玩得太久，我自己一個人躲在家是多麼無聊的呢！」趙大爺正經地叮囑着。

「回來！」她聲音有些嚴重「回來可以，不過，姊妹們要請我玩玩麻雀，又怎可推却呢……………」她也正經起來。

「他們雖然要請，但是你要想到寂寞的深夜，無聊的時間，是多麼難

過啊！你應該不要答應她們才是：」趙大爺裝起哭臉表示出可憐的情態。

「一年三百六十夜，難說夜夜都要陪你睡覺嗎？寂寞，無聊，鬼話，她們請我，我一定要答應，這種交際的禮節，你是不能厭制我的。」撒嬌的態度盡量地在他面前表露出來。

「不，我一定要你回來！」趙大爺假反起臉孔。

「不，我定不回來！」她也大聲着。

「真的要玩麻雀不要回來嗎？」趙大爺硬不過三太太，只得轉回和平。

「我也不是要不回來，不過姊妹們有請的話，我是不能推却的，」她也放下一些火性。

「那末！你自己一個人在這深夜裏，我真放心不下，叫亞嬌（女僕役）陪你去服事好嗎？」

「不需要！我不願在外出時這樣人跟我事服。」

「你自己一人我放心不下……………」

「難說和你共過一年多夫妻，你還不相信我嗎？我每次要外出時，你都這樣纏擾我，我……命……這樣……賤……」哭是女人武器，她哭起來了。

「不，不你自己出去好了，我相信你……………勿要哭……………」趙大爺被她屈服了，忙的將她抱着安慰。

「現在你相信了我嗎？」她抹干她寶貴的眼淚。

「我相信你……………」趙大爺也笑起來。

「那麼給我一百塊錢！」她手抱在他的頸兒上。

「錢嗎？」

「是的，錢！」

「一百塊嗎？」趙大爺伸手插入褲袋去。

「二百塊，快拿來，時候是不早了。」

每張五大圓的青虎叻紙，從趙大爺手里交過三太太的手夾里，一切的事都沒有風波了，三太太專車出去，趙大爺守房在家。

一一

新加坡位于南方的一隅，巴西班讓南僑旅店，每在幽美的夜里，青年男女，都是對對雙雙的借宿尋歡，這也可說是，小姐姐兒，太太富商享樂天堂。

這一夜，窗戶臨海的第三號房間，已佔有一青年的西裝客人，惶惶的神色，在房中渡來渡去，有時倒在床上沉思，有時走到窗邊對海遠眺，形容上，精神上觀察自然會知道他是會約情人的期待。

壁上的掛鐘，六點，七點，八點的響過了，伊人還是不來，難過，失望，怨罵，……的情緒在他腦海里交錯着。細聽，革皮鞋，茶房聲，從

外邊傳來。

「張先生是住在這一間，」茶房聲音。

「第三號房嗎？」

「是的，」茶房轉身走了，房門不等她叫，門開了。

「呵！你爲什麼遲來，憂急死我呢！」他把門關好坐在她的身旁。

「今晚非是我姑母請宴，恐怕我是不能出來！遲！……」她撒嬌地把嘴一尖。

「爲什麼」他手抱着她的肩。

「那討厭的老頭兒，近來似知道我的祕密一樣，每夜都要死守我在家，甚致要外出時，他都要亞嬌來跟我，我想……我倆要不想今後法子還是這樣依故下去，恐怕事勢是會不妙的……」她逢鬆捲曲的頭依在他的肩
上。

「是的，我也曾這樣想過，不過，如我這樣手空如洗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

「錢嗎？我後來打算，你應該做一個計劃！」

「有錢，我們馬上離開這地……不過，在未離之前我先來問你，你能否同我共受痛苦，能否過着勞苦大眾們同樣的生活？我知道你是很愛我，然而你現在是過布爾喬亞生活的人，我不得不徵詢你的意見。」

「我怎麼不能，我雖被父母出賣我，金錢勢力包圍着苦臉強笑的生活，然而，我的靈魂還是存在，我不願過着……無靈魂的人生，我要奮鬥……始終一致的奮鬥……」經過勞苦大眾領袖的張金聲長久宣傳和訓練的她，己是很覺悟地發表她的意見。

「你真能夠這樣嗎？」

「怎麼不真呢！我要你領導我出路……」

「那末！你馬上要設法錢……」

「親愛的！錢我有把握的，請你放心！」她那血紅的脣兒已送到他的嘴邊。

「是嗎？……」四片脣緊緊地集合着，肉和肉也緊緊地接觸。

一霎那間，西裝旗袍掛在衣架上了，鐵床，蚊帳在電燈光輝下奏着交響曲。

三

趙大爺和三太太天下太平地無事的過了一星期。

中秋的月夜里，三太太竟不外出，僅撰佳看，在家陪着趙大爺歡酌。

「喝吧！十五之夜，清風明月，多麼良辰美景啊！」三太太將威士忌一杯二杯……的進到趙大爺嘴邊去，趙大爺也學了張學良不抵抗主義一杯二杯……的喝下去。

威士忌一樽完了，三太太又令亞嬌送來一樽。

趙大爺是一杯二杯……的喝下去，醉了！

醉倒在地上了。

第二天早晨，趙大爺醒起來，才知道是臥在地下，起身來喚三太太，三太太不見了，鐵甲箱開了，二萬元叻幣也不見了，僅存下一封信。

趙大爺忙的把信拆開。

趙先生：

我對你不住了，我不告訴你一聲便走。

你趙大爺是才主佬大資本家，我是青年，應該要做一有爲之青年，我不能把靈魂拍賣給你當玩具般玩了，像發洩器般給你洩慾了，我要做『人』，我不要給你像豬狗般豪養，我自然要走。

過去，你用高明手段以二千五百塊錢誘惑我父母將我收買，此自然是